

# 赛博空间人的解放迷雾及其消退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张彦 赵馨姝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作为在当代的新型存在方式,主体在赛博空间中的存在及其境况,是作为一种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检审并给予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那种声称主体在赛博空间中获得了解放或者赛博空间是主体解放场域的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虚幻表象。事实上,赛博空间是主体身心分离后身体缺位的意识自由的场所,这种意识自由本质上是数据中介下的意识的任意性。现实的主体在赛博空间中异化为一种虚拟主体。数据化的虚拟主体的背后实际发挥支配作用的是资本权力,这反映出赛博空间本身异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现实,并由此产生了相关的伦理难题。对此,应当在赛博空间明确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的基本要求,确立人的感性意识,以现实地吹散赛博空间的解放迷雾。

[关键词] 赛博空间;主体解放;历史唯物主义;任意自我

关于社会的本质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sup>[1]440</sup>。如今,我们对以电子网络和比特(bit)数据为信息传播方式的信息社会的本质的认知仍未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电子网络作为世界普遍交往和联系的媒介内置于信息社会,构成了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全球化社会交往实践的一般结构。

一般认为,以信息传播的方式划分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社会历经了口头媒介传播时期、印刷书写媒介传播时期和电子媒介时期。以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为背景的电子媒介时期兴起于19世纪,传统的空间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现实地瓦解。在此期间,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和社会关系网络突破了传统面对面的点状信息传播方式,呈现为弱身体或去身体式的电子网络化、信息全球化传播的弥散景观。基于电子传送和数据处理的社会交互方式是电子媒介时期的信息社会的典型特点。准确地说,信息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信息技术革命,此新技术革命是促成信息网络社会的直接动力。“网络社会”的英文表达有“network society”“cyber society”两种。其中,“network society”表征信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信息化社会的‘结构类似性’或关键特色之一”<sup>[2]20</sup>,具有超文化和超民族性。换言之,“network society”是主体在线上的系统性交往空间,即从传统原

[收稿日期] 2021-12-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2-05-18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20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DSZKZ06)

[作者简介] 1.张彦(<https://orcid.org/0000-0002-4547-3915>),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研究;2.赵馨姝(<https://orcid.org/0000-0002-1159-628X>),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

子世界中分化而出的一个比特世界与现实世界关联的电子(线上)交往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network society”逐渐从自身中分化出一个新形式,即“cyber society”,赛博社会。“cyber society”是信息社会背景下生成的一种由“身体的不在场及独特的语言呈现过程”<sup>[2]20</sup>构成的互动交往的社会新形式。它相对于“network society”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数字技术建立起来的一种私人性的普遍交往场域,即“一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地方’为基础相联系的互动和空间,是一种纯粹私人化、可以拥有多重身份的解构日常生活的个人沟通网络”<sup>[2]20</sup>。也就是说,赛博空间就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开展个体性的意识互动的数字化交往空间。作为人在当代的新型存在方式,人在赛博空间中的存在及其境况,是作为一种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检审和给予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以赛博社会或赛博空间为研究对象,追问赛博空间及其中人的存在的新境况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 一、赛博空间主体解放论概观

继工业革命的技术乐观主义后,数字化、信息化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掀起了新一波的技术乐观主义风潮。一些技术专家和人文学者为人类当前的技术奇观披上了“自由”“平等”“解放”等华丽的政治外衣。作为数字化、信息化发展集中体现的赛博空间开启了主体解放新时代的认知,一时成为传播领域和大众思想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种认知主要集中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变革、人本身的历史性变革以及主体间交往的历史性变革三个方面。

### (一) 人的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平抑现代性强迫的自由新平台

现代性充斥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现代性内核的工具理性,日益成为理性的直接代言人并成为一种强制性力量。现代性在工具理性的左右下,如一台按照预设好的程序自动运作的机器,忽视情绪,排斥异端,反对民主。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人类社会的运行、个体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无不受制于片面理性的权力,即对个人而言,“在科学、技术、经济、财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管理、政治和类似的形式中,他必须保证自己是自己所是的东西: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sup>[3]65</sup>。由此可见,现代性遗忘了人的多维存在样态,贬低情欲、意志、冲动等直观性、个别性、非理性的东西,“在一种技术化的文明中,个人的适应能力要比他的创造性能力更多地受到奖赏”<sup>[3]65</sup>。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赛博空间才被乐观地视为一个平抑现代性强迫的自由领域。它由于“更贴近于能够无拘无束外露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具有独立于‘客观现实’的内在实在性”<sup>[4]12</sup>,而代表着一个超越现代日常世界的全新领域。现代“社会规范不允许人们实现自我的多元组成,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而电脑网络空间(赛博空间,笔者按)由于身体不在场的匿名化,使人们有可能实验多元自我中的其他形式,从而摆脱社会压抑”<sup>[5]13</sup>。由此,赛博空间被视为一种人摆脱现代性压制与单调乏味的异化生活的新的生存领域和生活空间。具体而言,在形态上,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空间的出现,意味着继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划分<sup>①</sup>后作为世界的一个新构成部分的符码世界的生成,因而被誉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在域”<sup>[6]88</sup>。在这里,一切都以数字代替原子作为事物自身的显现载体,数字是信息传播和交互的纽带,即数字是这个新的意义世界的本体和基础。基于赛博空间的如此形态和构造特征,赛博空间在功能上被认为具有为主体排解压抑、释放情绪,使之成为

<sup>①</sup> 波普尔把世界理解为三个部分的组合,即“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以及“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伟光、卓如飞、周柏乔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自我的效用,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隐身的,因而是安全的。在这种意义上,赛博空间就是当代的“广场”<sup>[7]294</sup>,即平民的、戏谑的“第二种生活形式”。它是对严肃的传统秩序世界的“第一种生活形式”的颠倒和反叛,“是乌托邦真理在生活本身中的表演”<sup>[7]307</sup>。可以说,赛博空间扮演了“一个更加全面地释放和塑造自己的人性和更加充分地实现和发展自己创造力的新平台”<sup>[8]180</sup>的角色,因而“成为虚拟主体建构意识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思维平台、框架和载体”<sup>[9]70</sup>。

## (二) 人本身的历史性变革:虚拟主体全新的主体性

传统主体在现实中往往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与社会角色相匹配的社会身份通常是确定的、相对稳定的。这种社会身份由社会环境所决定和询唤而出,是主体言行的依归。这种条件下的“我”是本我下沉后的社会之我,即“他我”。这样的“我”是社会之物如家族关系、法律规范等投射在“我”身上的暗影。因而,传统世界中的“我”只是本我被压抑后的外在的我,即被动的我、作为宾词之我。

赛博空间则消解了传统伦理关系对主体的规约力,使主体破除了身份关系的束缚,这种束缚主要是基于人的外在实在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性。因此,赛博空间中的虚拟主体(下文简称“虚体”,与传统世界的实体相对)表征了“人的全新的主体性”<sup>[6]90</sup>或被称为“外主体”的“主体的新形态,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主体形态”<sup>[10]45</sup>。赛博空间从而以新的历史前提代表“人类主体性进化的最新趋势”<sup>[6]89</sup>。具体而言,虚体的身份因由数据建构而表现出匿名、不确定和流动的特征,从而实现了而造成“我”之“他我”异化的物质局限性、意义关联体和社会身份条件的扬弃以及对传统主体的否定与超越。因此,从传统世界的外在实在性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并实现了身份自由(毋宁说摆脱了身份束缚)的虚体,其个性和主体性也得到了极大增强。这种个性化的主体性“是人作为‘超越性的存在’的另一种意义的符号生存和超越……是对人的自身作为文化的存在物的思维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内在突破和超越”<sup>[11]38</sup>。因此,赛博空间之我即是作为主词的和人的“全新的存在维度”<sup>[4]12</sup>之我。这样的主体性之我“完全听从于自我意识的支配”,是“真正自我的主体”<sup>[12]32</sup>。于是,人类在赛博空间中的存在状态便被视为一种告别了自我之“顺从者”“屈服者”和“伴随者”的状态,开始成为一种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独特性和超现实的存在”,并真正彰显出“‘自我’和‘自我意识’的自由自在性和实在性”<sup>[4]12</sup>。从而,赛博空间被视为“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sup>[13]193</sup>的标志。在那里,“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sup>[13]192</sup>。

## (三) 主体间交往的历史性变革:自主自愿开放的平等交往

主体本身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开辟出一个人类交往的新阶段。新阶段的开辟被视作主体探寻可能世界、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能力展现,标志着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跨越式发展。

赛博空间中的虚拟交往不在意或不必考虑参与者的社会地位、行业职务、外貌家世、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传统原子世界的实体性因素,因而虚拟世界中的交往被认为更纯粹、更直接。正如《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所宣告的:“网络世界由信息传输、关系互动和思想本身组成……它绝不是实体所存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可加入……在那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不用害怕被迫保持沉默或顺从……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情境对我们均不适用。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基于物质实体,我们这里并不存在物质实体。”<sup>①</sup>赛博空间对传统世界实体性因素的剥离在本质上表明,它本身打破了传统空间中专业化的社会管理结构以及基于它而建立起来的领导秩序,消解了权力对权利的宰制。因此,在这种空间中形成的交往关系往往被视为“一种

<sup>①</sup> 《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在1996年由约翰·P.巴洛发布。参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0608/23/54308191\\_1035232856.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0608/23/54308191_1035232856.shtml)。

自主自愿开放的交往”<sup>[12]32</sup>。赛博空间中的这种交往关系由人们基于共同需要自觉自愿地建立互联而形成,否定任何权威力量的介入而具有去中心化和无政府主义特征,因而具有平等性,是平等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的平等性表现为每个参与者在赛博空间中都处于虚拟世界的中心地位,集参与、组织与管理的主体角色于一身。进一步,在这个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则“真空”的“自由时空”“自主世界”中,交往中普遍流通的信息和知识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而具有一种共同消费性的特征。这种特征表明,信息和知识在赛博空间中成为一种可供交往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信息和知识在交往中的这种共享性特征被乐观地视为彰显了赛博空间的社会主义性,足以“改变以前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模式,使资本主义遭受‘数字化的和平演变’,从而成为数字共产主义”<sup>[14]45</sup>。

果真如此吗?赛博空间在主体生活世界、主体本身和主体交往三方面的解放与革新是否真的表明它是人类解放之光?换句话说,赛博空间及其赋予人的解放权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 二、主体的坠落:想象的自由与自由的想象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必须首先厘清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主体与主体性。这是辨识赛博空间本来面孔的理论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主体是主动地进行实践活动的人,即有意识的现实存在物。有意识为“主”(主体性),现实存在为“体”(非“体用”之“体”);“主”与“体”不是截然对立二分的关系,即“主”不能离开“体”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这样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sup>[15]209</sup>。可见,在这里,主体是身心统一体,即现实的人,而不是作为一种“设定”的抽象的独立存在的意识。“设定”作为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指人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即感性意识,而不是完全脱离了物质实在而独立化的抽象的对象性力量。质言之,对人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即对人的具有能动性的现实存在的观念反映,就是感性意识。

那么,赛博空间中的“主体”的本质是什么呢?这种“主体”暴露出怎样的赛博空间的本质形态呢?

### (一) 抽象意识的任意性:身体缺位的形式自由

身体由肉体器官构成,摹写现实的人的客观性和有限性。物质实体的身体是主体连通外部物质世界的媒介,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形体化的、客观实在的身体,人才能切实、直观地感受与外界环境的交织,体悟人与自然共根同源的现实性。但也正是身体的客观感性和有限性限制了人类交往中远距离的信息传播,因而人类才要求突破物质束缚,实现存在和交往的普遍性。人类虚拟科技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抽象地实现了这一要求。这种抽象实现意指在赛博空间中,世界真实存在的物质性的地域区隔被抽象地打破,现实的人的主体间交往通过虚拟技术抽象地实现了普遍性,即丢弃身体的观念的普遍交往。在那里,身体之所以能够不在场,是因为构成赛博空间最基本的元素不再是构成物理空间的物质性原子,而是比特。比特是赛博空间中唯一的且一般的存在。任何实在的物必须首先经过比特中介,成为抽象的、失去本身物质实在性的形式,才能获准进入赛博空间。或者说,赛博空间中的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质性的比特。因此,在比特世界中,人的现实存在的身体作为一种有限性的“原罪”终于成功地与意识相区隔,被拒斥于非物质性的虚拟空间之外。

可见,在赛博空间中,原来必须依靠身体支撑的主体的交往和存在现在则以数据为中介而脱离

了对身体的依赖；交往成为观念的交往，存在成为观念的存在。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意识本质上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形式存在，它无法离开物质独立存在。因此，赛博空间中这种作为“主体”的意识、观念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主体，而只是主体的形式存在。这种观念性的形式存在因为摆脱了物质实体的束缚而表现为一种任意性、抽象个别性。因此，赛博空间中的虚体只是被数据和算法建构起来的任意性意识即抽象意识的数据化表现。或者说，虚体之所以具有和表现为以数据为中介而建构起来的多重虚拟身份，其根本原因在于虚体本身的任意性。这个虚拟身份具体来说，是虚体通过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软件和线上虚拟社区注册一个甚或多个账号、自定义昵称来赋予自己的身份。这些/个身份本质上是关于任意自我的数据包，是主体抽象的自我询唤，即被抽象自我想象出来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任意性的虚构身份，是用户对自我的幻想和幻想的自我。这种幻想在形式上是虚拟空间中的每个人都具备的权利，在内容上或者是人基于实在世界的真实性的部分幻想，或者是脱离现实主体的完全虚构。也正是这个原因，赛博空间呈现为一种去中心主义的平等特征。

所以，赛博空间中的这种虚体不是现实的主体。虚体的自由实际上是抽象意识的任意性，即抽象的、虚幻的自由；虚体的平等实际上是想象的、虚幻的平等。这种自由、平等由于丧失了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不具有现实性，沦为一种片面的、虚假的自由、平等，准确地说，是异化的自由、平等。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sup>[16]368</sup>。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由解放，即主体的全面实现，不是观念中脱离定在的“抽象的个别性”<sup>[17]50</sup>，即任意性的抽象自由，“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性”<sup>[18]541</sup>。因此，赛博空间中实现的自由只是想象的、虚假的自由和自由的想象。自由不是抽象的形式自由。从根本上说，“只有当人不被看作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sup>[17]4</sup>。

由此，赛博空间所出现的自由和解放的喧嚣，本质上是为身体不在场和物质谢幕后的任意自我和虚假自由摇旗。因此，那种认为赛博空间是现代性钳制下人的主体性实现以及数字共产主义实现的新平台的奇谈怪论才不攻自破：身体缺席的抽象自我的自由不能被称为整全性的人的主体性的完成和解放的实现，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不同于抽象自我，人的主体性不是抽象意识的主体性。

## （二）数据背后的资本权力

一切事物被吸入数据主导的虚拟网络进行数据化编码后，在根本性上都无差别地沦为数字技术的设定物。也就是说，“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sup>[19]28-29</sup>。这里的“特定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指虚体在赛博空间某一具体场景中的角色，例如抖音中的对象就是短视频分享者或消费者，微博中的对象就是最新公共资讯的分享者和阅读者等等。这个“特定的存在意义”背后还蕴含着一个被规定的意义，即“特定”出现的原因，通俗地说，就是这些特定场景和特定存在意义背后的安排者及其目的。正是由于这个背后安排者的存在，赛博空间中的所有虚拟用户才成为数据规定的、为数据服务的对象和客体：“它们（指数据，笔者按）的作用不是镜子——实现我们自己在网络中的镜像，而是大门——通过大门我们进入到互联网，开始我们的数字生产。”<sup>[20]16</sup>

数字生产具体来说，一者，虚体在赛博空间中的每一次浏览、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流量，这些流量本身对数据所有方即具有变现的可能。二者，这些浏览、点赞等行为产生的数据痕迹还会成为数据所有方跟踪和分析的对象。数据所有方正是通过掌握到的数据预测和模拟用户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喜好，以辅助资本主义更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从而最大化榨取利润；此外，更深层的是，“如果大数据分析完全准确，那么我们的未来会被精准地预测，因此在未

来,我们不仅会失去选择的权利,而且会按照预测去行动。如果精准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sup>[21]205-206</sup>。由此可见,数据在当代成为资本的新形式、新载体,赛博空间作为数据工厂成为资本在当代的新型生产工具。因此,赛博空间是资本权力的实现场域,即赛博空间对主体的编码化和抽象化实际上是资本对主体施加新一轮控制的具体表现。资本通过数据的形式对主体施加控制力,在具体情境中表现为“低头族”现象,即主体被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内容控制而无法自拔,不自觉地成为为数字资本劳动的无偿劳动者。

因此,主体在赛博空间中成为被数字化编码的虚体,反映了主体在赛博空间中的数字化处境。这种异化表明主体的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反思力已趋消亡,主体在赛博空间中已经异化为资本的附庸和为资本谋划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虚体本身成为一种支配性的社会力量,即一种由数字技术所赋予的数字权力,这种权力反过来引导、规范着主体生命的建构过程”<sup>[22]10</sup>。革命的理念、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行动在赛博空间中被符号化消费成为必然的宿命,因为资本以自由流通的数字的形式“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sup>[23]152</sup>,并使与革命有关的一切都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性存在,以供娱乐消费,产生交换价值。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存有的自由(liberte d'être)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个人站起来反抗社会。但是拥有的自由(liberté de posséder)(虚假自由,笔者按)则没有攻击性,因为这样的自由可以进入[体制的]游戏之中,它自己却不知情。”<sup>[23]207</sup>

看来,赛博空间解放主体的论说的确是现实解放路途中的障眼迷雾。赛博空间正是由于赋予主体一种表面上的虚假自由,才被那些受资本的现实强迫而无处可逃的现代人视作摆脱强迫的现实版“乌有之乡”。但这种行为本身和“乌有之乡”本身实则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想象,这又再次反映了任意自我的抽象性。事实上,赛博空间本身作为资本的生产工具,它所提供的自由在本质上是异化的自由,即资本权力的实现。换言之,赛博空间中的抽象自由既是资本主义宰制现实的反映,又是资本主义解放的虚假性所在。赛博空间所赋予的抽象自由,实际上只是以革命行动的消解为代价的暂时的情绪纾解与精神历险。所以,赛博空间不具有思想解放的价值和真实解放在逻辑上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也不能作为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政治策略。一句话,虚拟的解放越被当成现实,现实的解放希望就越渺茫。由此可见,那种认为赛博空间是平抑现代性强迫的自由新平台的观点,虽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权力属性,但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赛博空间只是被资本利用的工具,因而也看不到赛博空间中的自由只是异化的自由和自由的异化。妄把赛博空间视为人的解放的曙光,便会不自觉地走失在资本异化的迷雾中。

### (三) 赛博空间主体缺位引发的伦理难题

由于身体的不在场和数据的普遍中介,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原则在赛博空间遭到严峻的挑战。虚体自恃赛博空间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与责任“真空性”,任凭抽象自我自行其是,导致了网络虚拟空间的“乌烟瘴气”,使赛博空间完全沦为资本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的“用武之地”。

一是责任虚位与信任危机引发道德失范现象。一方面,政治权威和个体身份两个外源性实体因素在虚拟空间存在缺位——在物理距离上表现为无限远离,意味着他律性在逻辑上的解除。另一方面,赛博空间作为释放本真自我和个体任意自我“绝对自由”的地带,往往意味着自律性的匮乏,现实也是如此,实际上,抽象意识的虚体隐秘地为资本所“律”。自律性是社会交往有序性的内在要求。而交往的有效性在于真实性(在传统实体世界和存在主义那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的发生必须基于实在的身体,因为感性的物质身体是真实性的确证)、正当性和真诚性,信任就产生于它们同时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之时。因而,赛博空间中个体的实体性身份的缺失往往导致对交往对象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质疑,并引发了交往对象行为的合理性和在线交往的意义等问题。具体

说来,电子屏幕隔绝了交往的双方,似乎拉近了交往双方的距离,又似乎拉远了双方的距离,使其近在眼前又遥不可及,这尽管保障了双方的“绝对自由”,却也导致了责任的飘零与信任的危机。责任虚位与信任危机在鱼龙混杂的虚拟社交网络中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道德失范现象,如网络暴力、网络诈骗、黑客攻击、网络谣言、信息泄露等行为;更为严重的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无底线的走私和非法交易等网络犯罪活动也找到了藏身之处,人口交易、器官交易、毒品交易、军火贩卖、恐怖主义、违禁药品交易、假币交易等网络犯罪形式不胜枚举。

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布与渗透。依托新技术革命成果而成长的赛博空间,因为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sup>[24]32</sup>——它是代表资本主义自由和未来解放的“扛鼎之作”。事实上,“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sup>[24]32-33</sup>。可见,赛博空间作为资本在当代的生产工具,在资本的支配下充当着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全球化流布与渗透的排头兵角色,无差别地向全球延展。换言之,与其说赛博空间高唱着无政府主义之歌,解构着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与身份系统,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毋宁说它的真正目的和底色是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兜售。这里可以举一个反例来印证虚拟网络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与排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2011年,主张信息开放和知识共享的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因从JSTOR上“非法”获取大量的学术文章而遭到美国当局的拘捕和起诉,最终导致了斯沃茨自杀。斯沃茨的事例证明,赛博空间并非一个独立于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绝对自由地带,真正的信息开放和资源共享不可能在资本支配的赛博空间中实现。

### 三、驱散迷雾:构筑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

赛博空间成为资本的生产工具,同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和机器成为资本的生产工具一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sup>[15]53</sup>,并使之成为自身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这里道明了资本的本质属性,正是这个本质属性决定了资本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的趋向普遍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的普遍化通过否定外物和以外物为手段的方式实现,即外物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这种以否定外物来趋向普遍化、趋向自身解放的路径反映了资本本身存在的限度,揭明了赛博空间当前异化现实的根由。这就是说,赛博空间就是被资本所否定的、充当资本趋向普遍化的工具。因此,如前所述,赛博空间的去中心主义的虚幻自由,本质上是以谋取交换价值为使命的资本的自由,是资本中心主义和资本权力的写照。赛博空间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表明,赛博空间的资本色彩是一种被施予的后天性的外在物。基于此,驱散赛博空间的解放迷雾就是要消除赛博空间本身被施加的、外在的资本性和属资本的工具性,即终结赛博空间中的资本权力和赛博空间被资本占有的现实,从而改变赛博空间凌驾于人并支配人的异化存在现状,恢复赛博空间作为方便人的生活的人的工具性存在的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是历史领域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自由只有对人而言才具有意义,没有与人无涉的自由。因此,要以消除赛博空间中的资本势力的路径驱散赛博空间的解放迷雾,谋求一种通向真正自由的正确道路,根本的着眼点是现实的人。只有现实的人获得自由,才是现实的自由;只有赛博空间中的人是真正的自由的人、意识是真正的人的意识,赛博空间才能克服自身异化的存在现实。因此,以消除赛博空间中的资本势力的路径驱散赛博空间的解放迷雾,就要普遍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即有着对自身现实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自觉即感性意识的人。

历史唯物主义主体的普遍确立意味着,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赛博空间,要从资本占有中摆脱而获得解放,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主体的社会性建构为前提,才能实现赛博空间中的虚体的真正的人的解放。换言之,赛博空间的解放不是当前条件下的虚体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的解放,即任意性的虚体对主体的占有和主体的虚体化、任意化,而是虚体的主体化,或者说虚体的理智化、人化。只有基于对这个前提的深刻洞察,才能进一步探究赛博空间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建构的独特性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主体的普遍确立,对作为特殊领域的赛博空间而言,就是确立现实的人在赛博空间中的存在。现实的人是历史的、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而非哲学直观的、孤立的意识存在;是整体的,而非部分的。它与抽象的独立的精神性个人相对立。然而,赛博空间在其本质结构上是一个拒斥身体的意识性场域,如何在赛博空间确立现实的人的存在合法性,成为我们后续要思考的问题。

在赛博空间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主体,一方面要求身体要素在赛博空间的合法性恢复,使身体与意识重新获得统一;另一方面要求摆脱任意自我,确立人的现实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作为真正的具有实践性和个性的感性意识。其中,身心的有机统一是赛博空间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重塑和现实的人的自律性建构的必然逻辑和前提要义。身心有机统一所表征的自主性的实现,关键在于感性意识取代抽象自我在个体身上的确立。这两方面的实现在本质上又可以归结为后一方面的实现,意即后一方面的实现意味着两个方面的真正实现。这是因为,感性意识的自觉获得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对其现实存在本身的自觉,即意识到的主体的现实存在本身。就是说,个体感性意识的实现是身心有机统一实现的观念反映。因此,在去身体的赛博空间中,确立感性意识就是身心有机统一的实现。同时,需注意的是,基于意识对身体的自觉认同即感性意识的自律性,不同并超越依靠身体作为意识的囚笼而产生的意识的被动自律性。事实上,后一种自律性不能称为自律性。它是身体对意识的他律性,即身体作为意识存在的物质基础充当了网络交往主体外在性的道德担保方与伦理约束性因素。依靠身体对意识的外在性强制所实现的自律只是形式上的自律,而不是意识自为的自觉性。其实,这种意识与身体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前历史唯物主义的身心二元对立的观念,因而这种路径无法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从而无法消除赛博空间的异化现实。

感性意识之主体性获得来源于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本身,或者说它作为对主体本身的反映而具有主体性。感性意识既然是对现实的人之主体地位的自觉,就表明这种意识具有一种实践性和革命性,即它不允许作为主体的人沦为被他物奴役和支配的客体对象,不允许人在赛博空间中处于一种被资本支配的数字异化状态。因此,在赛博空间中,只有使任意自我扬弃为感性意识,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主体的存在。只有在赛博空间中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感性意识),虚体才能自觉判别和抵御来自任何力量的操纵,自觉理解、抵制和现实地改变自身被支配的异化处境,从而消除赛博空间目的与工具、主体和客体颠倒的现实。只有有着感性意识的虚体才能处理好被排斥在赛博空间之外的身体与感性意识的关系,避免使身体沦为对意识的另一种强迫的二元对立境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在赛博空间的真正生成,是培养道德自律、唤起主体发自内心的价值自觉和责任意识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主体真正解放和赛博空间摆脱资本束缚而为我所用的本质要求。正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的,“网上行为主体的文明自律是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基础”<sup>[25]20</sup>。

然而,感性意识或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不是自发形成的,尤其是在已被资本浸染的赛博空间。因此,感性意识对虚体的确立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赛博空间予以自觉的政治介入,以现实地建构自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消除占有和异化赛博空间的资本势力,实现赛博空间的解放。同资本主义作为使人工具化和非价值化的异化力量相比,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实的人自由联合的共同体,

则代表着以无产阶级为基质的最广大人民和受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并以寻求属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社会主义价值为终极目标。可见,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为赛博空间注入属人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性,是在赛博空间引导、激发和培植个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感性意识)和实现赛博空间解放的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国家应发挥其对赛博空间进行价值介入和方向引领的作用,有效规约赛博空间的异化行为。在引导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日常生活(比如学校教育、电视节目等)和线上虚拟网络中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方式有理有据地阐释资本的异化本质,宣介和培植人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对其中一些老少咸宜、幽默风趣同时不乏理论深度的优质内容,应当在赛博空间中以多样化的形式广泛推送,以正向引导和激发虚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的培育。在制度规约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对赛博空间中的资本势力的社会性政治权力规制,即在赛博空间建立和执行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以规范赛博空间中存在的破坏性的资本势力,消除赛博空间本身的异化现实。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国家履行维护共同体的正当权利的义务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行动与基本遵循。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赛博空间中维护价值、坚守底线,始终以人作为中心和目的、肯定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就是要通过属人的法律等制度化程序,确保赛博空间中流通的数据和信息资源的社会主义性,自觉保障和维护数据的社会占有和社会共享,维护赛博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 郑中玉、何明升:《“网络社会”的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21页。
- [3]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 [4] 张之沧:《“第四世界”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第5-12页。
- [5] 金萍华、芮必峰:《“身体在场”:网络交往研究的新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第12-16,109页。
- [6] 孙慕天:《论世界4》,《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第88-91页。
- [7]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8] 黄继红:《马克思“交往与自由”思想视野下的网络交往自由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79-182页。
- [9] 戴艳军、李慧敏:《虚拟主体存在的多维审视》,《理论探讨》2020年第1期,第69-75页。
- [10] 蓝江:《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求索》2021年第3期,第37-45页。
- [11] 张明仓:《虚拟实践的本质探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4-38页。
- [12] 李春霞、吴永忠:《网络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2期,第30-34页。
- [13]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 [14] 周甄武:《虚拟实践:人类新的实践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40-46页。
- [15]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6]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17]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8]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9]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26-33,128页。
- [20] 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第8-17页。
- [21]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 [22] 聂阳、张百合:《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

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5-14页。

[23]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王维佳:《“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导刊》2014年第6期,第25-36页。

[25]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

## The Fog Around Subject Liberation of Cyberspace and Its Disper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ng Yan Zhao Xins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Cyberspace, a private virtual network space in the form of various social platforms, is a new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peopl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meanwhile shapes a new way of existence for people. The existence and the status quo of subjects in cyberspace as their new mode of exist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s a major practical issue that Marxism as a human liberation theory needs to respond to.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viewpoints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on the promo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by cyberspace. The first is the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subject's lifeworld, of which cyberspace has a liberating function as a "new platform" to calm the compulsion of modernity. The second i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subject itself, in which the "virtual subject" (virtual body) in the cyberspace has acquired a "brand new subjectivity". The third is the new stage of the subject's communication, when the subject has formed an "autonomous, voluntary and open" eq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yberspace.

Howev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lieves that this view that the subject has been liberated in cyberspace or that cyberspace is the field of subject's liberation actually only sees the surface of the issu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intains that the "subject" is an individual who actively carries out practical activities, i. e., a conscious real existe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objective and essential power of the real man, i. e., the conceptual reflection of the proactive existence of the man, is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n the cyberspace, the interaction among subjects and the existence of subjects, which had to be supported and carried by bodies, are now detached from the bodie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data. Based on th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ividuals in cyberspace w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of ideas, and the existence of ideas. In fact, the subject in cyberspace turns out to be an abstract existence which is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ly alienated from material reality, called abstract consciousness (virtual body). Therefore, the cyberspace is a place where there is the freedom of abstract body-free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binary separ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consciousness. This freedom of abstract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ly the arbitrariness of the data-supported consciousness. However, abstract consciousness is not equal to the real man as the subject, because the man's subjectivity is not the subjectivity of abstract consciousness and thus the freedom of arbitrary consciousness in cyberspace is not equated with real human liber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Furthermore, the arbitrary self is represented in cyberspace as a virtual body under the mediation of dat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bodies is represented by accident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 of data in specific scenarios (e.g. Tik Tok, Weibo).

There is a stipulated special meaning behind this “specificity”, for example, the objects (users) in Tik Tok are small video sharers or consumers. This stipulation reflects 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power behind the data. It can therefore be concluded that data has become a new form and carrier for capital to realize itself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that cyberspace, as a data factory, has become a new production tool for capital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just like workers and machines. In cyberspace, the capital exerts control over the subjects in the form of data, so the subjects unconsciously turns to be unpaid laborers for digital capital, which shows that the subject’s practical and revolutionary reflective judgment is dying out. On this basis, the cyberspace has produced severe ethical problems, and has become a field of crimes and capitalist ideology infiltration.

In this regard, only by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sensuous consciousness—in cyberspace, can the fog of liberation in cyberspace effectively disperse, and can true freedom develop. This is because the conscious acquisition of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s the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of its real existence, i. 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eal existence as the subject. That is to say, the realization of an individual’s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s the conceptual reflec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rganic unity of body and mind. Therefore, in the body-free cyberspace, the formation of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rganic unity of body and mind. Since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s the consciousness upon the subject status of real man, it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is of a practical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which means that it does not allow human beings as subjects to be reduced to the objects enslaved and dominated by others, or let human beings remain in a state of digital alienation dominated by capital in cyberspace. The cultivation of sensuous consciousness in cyberspace requires that socialist countries, as a political community organically united by the real man, play the role of a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human values in terms of guidance and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Key words:** cyberspace; subject liber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bitrary self

